

汉口码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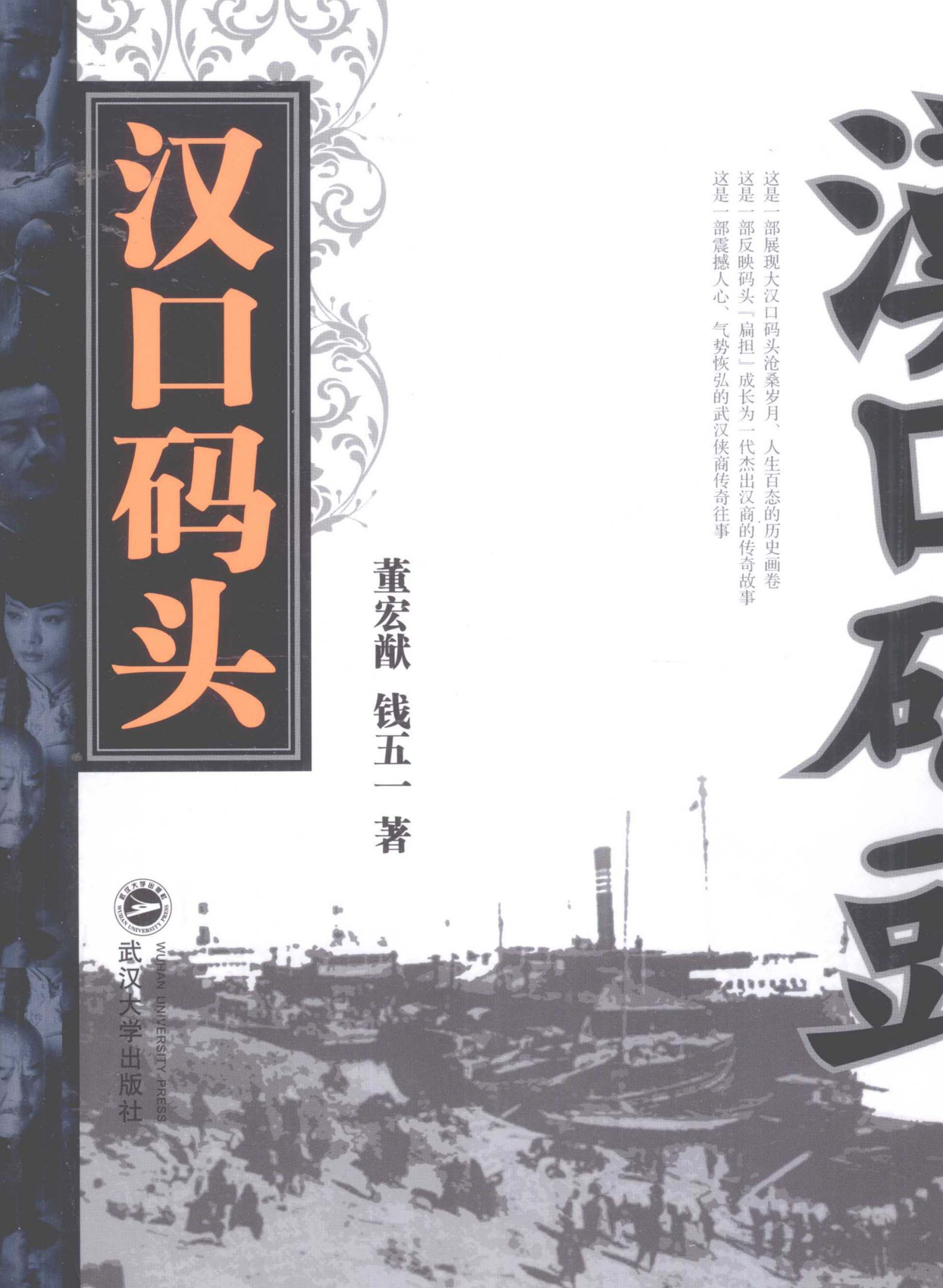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展现大汉口码头沧桑岁月、人生百态的历史画卷
这是一部反映码头『扁担』成长为一代杰出汉商的传奇故事
这是一部震撼人心、气势恢弘的武汉侠商传奇往事

汉口码头

董宏猷 钱五一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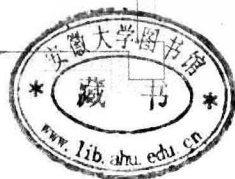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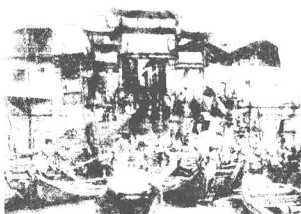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汉口码头

董宏猷 钱五一 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口码头/董宏猷,钱五一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1.10
ISBN 978-7-307-09227-3

I. 汉… II. ①董… ②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6566 号

责任编辑:张 璇 责任校对:黄添生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29 字数: 47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9227-3/I · 457 定价: 32.00 元

另一种“打码头”

武汉人有一句方言：“打码头”。外地人对“打码头”大多不懂，而武汉的年轻人也似懂非懂，只有老武汉人才深懂谙熟。“打码头”原意指封建帮派争夺码头的火并争斗，后引申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商战。汉口码头成了经商擂台。帮派林立，精英云集，龙吟虎啸，风涌云诡，其激烈化残酷性较之码头的火并争斗一点也不逊色，正所谓“武打码头，文打商战”。由此可见，“打码头”原是贬义，后演变成褒义，有“打基业”、“打江山”之意。

武汉素有“九省通衢”的美誉，长江汉水堪称“黄金水道”，汉口码头兴于唐宋，盛于明清，近代更是堪比上海、天津的商埠口岸。汉口码头最鼎盛时期有各种码头 400 多个。著名的有八大码头：艾家嘴、关圣祠、五圣庙、老官庙、接驾嘴、大码头、四官殿和花楼。叶调元在《汉口竹枝词》曾描绘道：“廿里长街八码头，陆多车轿水多舟”，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汉口码头的繁荣发达，宛如汉口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汉口码头的兴衰沉浮，实际上是武汉经济发展和城市巨变的缩影。一幕幕历史长剧悄然上演，一个个人生传奇铿然诞生，武汉的经济格局和城市面貌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行进、更新、裂变。

著名作家冯骥才曾撰文指出：没有天津的码头文化就没有天津。我们也可以借用这句话：没有汉口的码头文化就没有武汉。汉口码头见证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变迁，孕育了码头文化，锻造了武汉城市精神。当然，武汉码头文化还应以开放与创新为主旋律，与时俱进，海纳百川，包容世界，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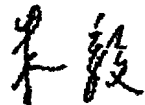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、活、实、新”的境界奋进：“大”——以大视野、大气度的文化胸襟构建大通关、大协作的发展格局；“活”——以灵动活络的文化心态建立通流无碍的运转机制；“实”——以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推进奋发有为的创业实践；“新”——以勇立潮头的文化品格铸就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。

在汉口码头上，诞生了一大批靠正义和智慧“打码头”、为武汉发展作出贡献的汉口商人，他们中有的人出身草根，来自乡野，在历史的码头江湖中转折沉浮。与晋商、徽商、浙商等相比，他们更具有开放、包容、侠义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，堪称“侠商”。

由董宏猷编剧、钱五一执导的电视连续剧《汉口码头》以及两人联袂创作的同名电视小说，全力打造了一个有情有义、有胆有识的侠商形象。晚清民初之时，湖北茶乡少年黄天虎，不幸流落到汉口码头当扁担，又当过货栈学徒、洋行学徒，在乡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纠缠碰撞中，在码头上各派力量对利益的追逐较量中，坚韧顽强，历经磨难，勇闯茶叶商贸发展之路，体现出诚信、侠义、善良的品格。在辛亥革命、北伐、八七会议、抗战期间，都展示了黄天虎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，最终成长为具有民族气节的一代巨商富贾。同时通过汉正街和汉口租界上的几个家族的恩怨情仇，围绕着乡码头、汉码头、洋码头展开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利益纷争，背衬着20世纪初两湖地区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和民族工商业崛起的步伐，史诗般再现“东方芝加哥”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与辉煌。

无疑，黄天虎是褒义上“打码头”的成功侠商和城市英雄，精神可歌可泣，形象可敬可赞。为武汉侠商和城市英雄树碑立传歌功颂德，为码头文化和武汉精神正本清源扬名讴歌，这是一种有勇气有意义的尝试！我祝愿电视剧与电视小说能成功热播畅销。

在新世纪里，武汉逐步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，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，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，使武汉成为优秀文化的聚集地，成为全国优秀人才创新、创优的“码头”。我们热情欢迎全国艺术家和文学家来武汉“打码头”，打出自己的精彩与豪迈，也打出武汉的美丽与辉煌……



中共武汉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2011年10月17日于汉口

目 录

1/	第一章	驶向汉口
23/	第二章	死而复生
39/	第三章	大难不死
55/	第四章	“老子就是汉口”
75/	第五章	决斗
93/	第六章	“我不打扁担”
110/	第七章	关进死牢
126/	第八章	因祸得福
142/	第九章	商场风云
159/	第十章	物归原主
176/	第十一章	去恰克图
193/	第十二章	菊姐走了
210/	第十三章	出让砖茶
225/	第十四章	蔡府分家
241/	第十五章	真旦小莲
255/	第十六章	化装舞会
271/	第十七章	蔡雪怀孕
283/	第十八章	首义之战
303/	第十九章	商会募捐

318/	第二十章	真假小莲
335/	第二十一章	天津茶市
355/	第二十二章	码头之战
371/	第二十三章	屠杀共产党
392/	第二十四章	日本侵略
411/	第二十五章	黄刘联手
427/	第二十六章	中国万岁
451/	后	记

第一章 驶向汉口

~ 1 ~

1900年8月，盛夏。武汉三镇，闷热异常。傍晚时分，长江上乌云密布，江鸥乱飞，可是响了几声闷雷后，却迟迟不见下雨。长江南岸，武昌城内的蝉声，便与江涛一样，一阵一阵的此起彼伏，搅得人更加烦躁了。

天气如此闷热，树荫下卖西瓜的汉子，上身赤膊，露出一身油黑，满身大汗。湖广总督衙门四周，戒备森严。护卫官兵，皆戎装在身，满眼戒备，盯着来往的行人，豆大的汗珠挂在眉梢，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天空密云不雨。衙门内，紧张异常，连送冰的亲兵，也轻脚轻手的，生怕惊动了总督张之洞。

此刻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将自己关在书房里。

书桌上，是一份报呈他审批、将立即斩决的死囚名册。

名册上，首犯的名字赫然在目：唐才常。

提起唐才常，张之洞并不陌生。他是两湖书院的学生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张之洞的门生了。这个唐才常，与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，并称“浏阳双杰”，当年也是一腔热血，准备赴京参加维新变革。哪知刚到汉口，便传来变法失败、谭嗣同被杀的噩耗。唐才常大哭，从汉口回家后，

立即出国，辗转到日本，见到了康有为。康有为也以“勤王”大任相托，要唐在国内武力扶持光绪复位。

当时流亡在海外的爱国志士，除了维新派以外，还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。同年秋天，唐才常到横滨拜会了孙中山，向孙陈述了自己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的计划。孙中山表示赞成，也告诉唐才常，革命党正在两广酝酿起义，相约两广、两湖倘若起义，便互为援应。唐才常十分振奋。从日本回国后，即投入紧张的起义筹备工作，建立了秘密组织自立会，寓有自立新国之意。经过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，大江南北之会党豪杰或武装志士，多愿受节制，来归者甚众，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力量悉为所用，包括新军的许多军官，甚至张之洞的亲信，都加入了自立会。

1900年春，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，政局动荡。唐才常决定加快起义步伐。当年7月，他邀上海维新人士集会于张园。出席会议的有容闳、严复、章炳麟、文廷式等百余人。会议成立了中国国会，推举容闳为会长，严复为副会长，唐才常任总干事。唐才常召开国会，旨在借社会名流的声望，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，请光绪皇帝复辟。但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，会上争吵激烈。有人主张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，徐图振兴之策；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、美等列强；唐才常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，坚决主张勤王起事。

1900年8月初，唐才常从上海来到汉口，同林圭等议定了起义计划：8月9日发难，以武汉为中心，五路并举，先占领武汉，长江中下游几十万会党群起响应，两湖两江即可为义军所占，然后宣布东南诸省独立，提兵北上，直捣幽燕。

俗话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既然要起义，就需要军火。唐才常将起义计划秘密告知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，请他们筹集军饷。不久，海外传来消息，康梁已派信使回国。又听说，海外筹集到了30万美金，有信使专程送达到汉口。但是，日子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了。清廷已经警觉，长江沿岸已经戒严，信使一直未到。唐才常只好将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3日，随后，又推迟到8月23日。

但是，唐才常的延期军令未能及时传达，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不知起义延期，于8月9日如期发难，但遭到清军重兵镇压，义军孤军血战两昼夜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弹尽援绝而失败。大通举义后，武汉风声日紧，湖广总督

张之洞这只老狐狸，原来对自立军的活动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是因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在逃难之中。此外，义和团兴起后，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“东南互保”，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，建立“东南自立之国”。唐才常、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，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，脱离清政府。在清廷、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，张之洞反复权衡，态度暧昧。现在，一听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到达西安，外国人对自立军的态度也有改变，于是，张之洞立即先发制人，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、林圭在汉口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，以及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，连夜逮捕了唐才常、林圭等30余人，将唐才常等自立军领导人一网打尽。

此刻，唐才常、林圭等人的名册，就摆放在张之洞的书桌上。

书房的四角，都摆放了冰盆，滋滋地冒着冷气。张之洞的额头，仍然冒着汗。他转身回到书桌前，双眉紧皱，举起朱砂笔。

此笔一下，将是多少颗人头落地？！

这支朱笔，似乎很沉，很沉。

自立军的首领中，有的是他的学生，有的是他选派带到日本学习军事的。而且，他听说，当官兵去抓捕唐才常时，他的同乡李荣盛劝他赶快逃跑，但是，唐才常毫不畏惧，说早已准备为救国而死，只劝李荣盛快走。李荣盛含泪说，您既然敢于舍生，荣盛何惧死耶？于是两人坦然直面官兵抓捕。在公堂上，唐才常不但不认罪，相反，慷慨陈词，大呼，事之不成，唯死而已！其供状曰：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，为救皇上复权，机事不密请死。其他被捕志士，也临死不屈，大呼速死。

张之洞再次举起朱笔，重重咬牙，在“唐才常”的名字上狠狠画了一个圈。

杀心一下，张之洞不再手软，圈了林圭，又圈了傅慈祥，朱笔越圈越快，下笔越来越狠。圈到最后，大写一个“斩”！随后，将笔狠狠地甩到名册上，溅出一片血红。

一道闪电刺破云层。

又一道闪电在长江上咔咔闪过。

惊雷炸响。大雨倾盆。

在这闷热的夏夜，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团团围住。斩首的断头桩一字排开，刽子手手握大刀，阴沉沉的毫无表情。

一阵急切的马蹄声。又一阵急切的马蹄声。唐才常等自立军义士被囚车押到刑场，被按倒在断头桩前。这是他们被捕后的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虽然遍体鳞伤，即将身首异处，但是，义士们却毫不畏惧，纷纷跟唐才常打招呼。

“佛尘兄！我先走一步了！”

“好兄弟！我随后就来！”

“啊！天啊！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哪！”

“狗官！我死了也要变厉鬼，直捣幽燕！”

在一片呼喊声中，监斩官走了过来，厉声喝问道：“我最后再问一遍，黄腊生在哪里？谁说出来，马上免死！”

黄腊生？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可是唐才常知道，这是康梁从海外派遣回国携带军饷的信使。唐才常苦笑了。他们等待这个黄腊生已经很久很久了。要是知道黄腊生在哪里，要是军饷到手，起义计划不推迟，被杀头的，就不是他们了。

监斩官走到林圭面前，厉声喝问：“黄腊生在哪里？说！”

林圭怒吼：“狗官！要杀便杀！何须多言！”

监斩官下令：“斩！”

刽子手大刀呼啦砍下。

监斩官又走到一义士面前，蹲下，再次喝问：“黄腊生在哪里？军饷在哪里？说！”

义士仰天哈哈大笑，笑得满脸泪水：“哈哈！哈哈！天哪！要是军饷早到，现在该是我取你狗头啊！哈哈！哈哈！”

监斩官忽地站起，大喝：“斩！”

刽子手大刀又呼啦砍下。

惊雷闪电中，大刀挥动，人头落地，唐才常满含热泪，仰天大笑，激动地大呼：“天不成我大事！天不成我大事！天不成我大事啊！”

监斩官铁青着脸，厉声大喊：“斩！斩！给我斩！”

就在这个不眠之夜，湖北巡抚衙门前，清军马步两军举着火把，将雨夜映得通红。

湖北巡抚于荫霖站在衙门前，叮嘱即将奔赴各地镇压会党的清军统领：“今日香帅出雷霆手段，斩杀唐逆，各地会匪还不知情，务必星夜启程，一网打尽，斩草除根！”

清军统领：“遵命！”

于荫霖又拱手对身着便衣的江汉道稽查长徐升说：“江汉道此次破获会匪首脑机关，稽查长功不可没！现会匪交通黄腊生挟带 30 万美金海外军饷，另有康梁逆党密函，已经脱逃。望稽查长将黄逆迅速捉拿归案！”

稽查长徐升说：“大人放心，哪怕是一只蚊子，也逃不出我的密网！”

于荫霖拱手：“拜托！”

清军统领挥手，马步两军分头出发。马蹄飞奔，火把飘动，在雨夜里画出一道血痕，渐渐消失在夏夜深处。

~ 2 ~

太阳出来了。照在起伏的山峦上。河水闪着金鳞，散发出水汽与茶香。

这里是湖北鄂南山区中的新店小镇，是距离著名茶乡羊楼洞最近的水码头。长江的支流汤河穿过小镇。羊楼洞以及周边茶乡的茶叶，如果走水路，均是从这里经长江，运往汉口。因此，小镇非常繁华，临河的河街上，茶楼、酒肆、旅社、饭馆、商铺等鳞次栉比。

码头上。桅杆林立。

一艘小火轮停泊在码头上。船上的乘客正在下船。

几个黑衣人正盯着下船的人群。他们是徐升手下的密探，正在码头上守株待兔。因为新店正是海外信使黄腊生的故乡。

俄国茶商伊万诺夫戴着礼帽和墨镜走下船来。他的身后，紧跟着一个提着皮箱的男子，也戴着礼帽和墨镜，好像是他的随从。

黑衣人盯住了他们。

码头边，停有许多马车。车夫上前招揽生意。

伊万诺夫走到一辆马车前，回头朝轮船望去。他早年在武汉育婴堂领养的中国儿子阿廖沙匆匆跑了过来。伊万诺夫和阿廖沙上了一辆马车，走了。密探偷偷展开一张画着黄腊生头像的通缉令，认真地看着，提皮箱的男子紧跟在伊万诺夫后面，也钻进一辆马车，跟着他们的马车一起走了。

紧跟在伊万诺夫后面提皮箱戴礼帽的男子，正是密探们千方百计想要抓捕的黄腊生。

两个密探一看，觉得不对劲，跳上一辆马车，尾随而去。

马车在青石板路上奔走，一辆辆鸡公车（独轮车）吱呀吱呀地推了过来，车上满载着茶包。一排排茶庄的招牌，在伊万诺夫眼前晃动着，他喜欢中国的茶，这也是他从武汉来到新店的原因，他要在这里见一个人。

伊万诺夫的马车停在了一家茶庄门前，茶庄有人出门上前迎接伊万诺夫。黄腊生的马车没有停下来，而是越过伊万诺夫的马车仍然往前行，在一个拐弯处，一个小巷口，黄腊生提着皮箱迅速跳下车，钻进小巷，而那辆马车依然朝前跑着。

伊万诺夫的马车此时也朝镇外跑去。

密探们的马车跟了上来，他们撩开帘子看了一眼，满脸困惑，一个密探向另一个密探使了一个眼色，其中一个跳下车，尾随黄腊生而去，另一个继续跟踪两辆朝镇外跑去的马车。

提着皮箱的黄腊生小心翼翼地往自己家走去，走到巷口，他停下来，探出头窥探了一下，那个密探正在他家门前晃动，黄腊生便知道自己有家难归了，于是迅速转进另外一条小巷。

密探在黄家门口四处张望，他看到黄家四处都围着墙，伸出手试图爬上黄家围墙。围墙不矮，密探有点肥胖，爬得十分艰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密探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你在干吗？”

密探吓了一跳，回头望去。

一个少年好奇地看着他。密探松口气，支吾道：“那上头……上头树上……好像结着果子。”

这个少年名叫黄天虎，他是黄腊生唯一的儿子。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正在被这位企图爬进他家的密探跟踪着，而是调皮地对密探说：“噢，你胖，爬不上，要不，我去端个板凳来，你踩着凳子往上爬？”

密探难堪地望了望黄天虎，一边想要离开一边继续支吾地说：“嗯……不不不，不麻烦你了。”

密探越是这个样子，黄天虎越感觉他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过机智的黄天虎不动声色，他问密探是不是想翻墙过去偷东西？密探一边摇头一边继续作走的姿态，黄天虎故意神秘地贴近密探说：“别走啊！带上我一个。”

密探停步，讪笑道：“原来是个小毛贼。”

黄天虎还是不动声色，他让密探不要那样看他，他在那边的屋子里住了很多年，什么东西也偷不到，而密探眼尖，比他们家阿黄强多了，也许还可以帮帮自己，去那屋子里搞点值钱的东西出来。

“你小子找死！”密探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狠狠瞪了黄天虎一眼，急步走了。黄天虎偷笑着，朝密探离去的方向扔了一块石头。

黄天虎的身后，他妈妈正背着一个大茶篓走来，她在后面喊了一声：“天虎。”

黄天虎扑到妈妈身前，很神气地向她描述着，自己捉弄小偷的情景。黄母疑惑地望着黄天虎，她在这里住了很多年，很少有小偷光顾他们家，她已经意识到，她的家被盯上了。她警惕地扫视四周，把茶篓放到黄天虎肩上，要他赶快到码头、河街去转转，要是看到他爹，就告诉他爹赶快离开咸宁，千万不要回家。

黄天虎诧异地问妈妈：“为什么不让爹回家？”黄母推了他一把，让他快去，不要问太多。黄天虎带着母亲的叮嘱离开了，可他的疑惑却驱赶不去，他隐约感觉到了，他的爹爹正面临着一场危难的降临，这让无忧无虑的他，在这一瞬间多了一分沉重。

~ 3 ~

雨后的茶山，延绵起伏，青翠欲滴。晶莹的水珠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如颗颗珍珠，镶在一片青色之中。伊万诺夫深深地吸了吸清新的空气。他的养子阿廖沙在他的身边昏昏欲睡，阿廖沙对这一切毫无兴趣，只是伊万诺夫要他跟着一起来，他不得不跟着。

清新的茶叶香味密密砸砸地扑进伊万诺夫的鼻孔，旅途的劳累在这一吸之中，一扫而光。他兴致极高，让马车尽情地在茶山上奔走，一片片茶园，一排排茶树，在蝉声阵阵之中肆意地享受着雨露的滋润，乡村的质朴如油画般展现在伊万诺夫的视线之中，他越来越喜欢这片茶山，也越来越想成为这片茶山的主人。

马车还在向茶山深处跑去，密探跟踪而来的另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。密探撩开帘子，盯着前面的车，他不知道前面的马车要去哪里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他必须眼睛眨也不眨地跟着。

一座古香古色的茶亭出现在伊万诺夫的眼前，在茶亭前停着蔡瑶卿的马车。蔡瑶卿就是伊万诺夫想见的人，汉口著名的茶商，同时，也是这片茶园的主人。

茶亭内摆着一张木桌、一个大茶缸，桌上有一排大碗，茶商蔡瑶卿以及手下的祝掌柜、茶厂的工头等，坐在茶亭里喝茶。周围摆了几篓茶叶，他们刚从茶山上下来，采摘了最新的一批茶叶。祝掌柜刚给蔡瑶卿斟上茶，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。伊万诺夫的马车在茶亭外停下了，伊万诺夫和阿廖沙先后下车。蔡瑶卿看到伊万诺夫，感觉很奇怪，他怎么来了？他的眉头紧紧拧在了一起，他想他清楚伊万诺夫来这里的目的地了。

祝掌柜要去接伊万诺夫，蔡瑶卿摆手，站起身吩咐备车。

伊万诺夫边喊边大步追到他身后说：“别走啊，蔡老板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有客从远方来，应该是不亦乐乎吧。”

蔡瑶卿仍往马车那儿走去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不错，可我和你的话，早已在汉口说完了。恕不奉陪。来，给伊万诺夫先生上茶。”

伊万诺夫拦住蔡瑶卿。他从汉口专程到这里来拜访蔡瑶卿，除了想要

这片茶山外，确实有件喜事要告诉他。

蔡瑶卿仍想辞客，他尖刻地望着伊万诺夫说：“您的喜事对我来说却未必。”

伊万诺夫并不理会蔡瑶卿的情绪。最近，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上，俄罗斯生产的茶获得了金奖，这对于伊万诺夫而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光绪十九年，皇上下旨，挑选了最好的1200株茶树，连根带土，送到了俄国。现在伊万诺夫说的获奖，应该就是这批茶树产的茶叶。蔡瑶卿很清楚俄国以前是不种茶树的。

在黑海的茶叶，就出自蔡瑶卿这山上，种茶的，也是中国人。伊万诺夫多年在中国经商，茶叶也是经他的手带到俄国的，现在沙皇陛下非常喜欢中国的茶叶，他希望在他的皇家茶园里，也能生长获得金奖的茶叶。于是，伊万诺夫从汉口赶到了新店，一路追着蔡瑶卿而来，他希望和蔡瑶卿谈成这笔生意。

伊万诺夫和蔡瑶卿在谈茶叶的事情，阿廖沙听得无趣，独自走到一边，采摘野花，不远处的密探还在死死地盯着茶亭里的一行人，一队士兵疾步跑到马车边，密探下车，给士兵指点着山上茶亭，士兵往山上赶去。

而此时的伊万诺夫仍然沉浸在他的构想之中，他希望说服蔡瑶卿把茶山卖给他，他目前有的是银子，他不相信作为商家的蔡瑶卿会见利不图。他直接对蔡瑶卿说：“蔡老板在汉口有码头，有茶行茶楼，在乡下又有这座宝山，我伊万诺夫除了银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开个价吧。”

蔡瑶卿默不作声，走向茶亭，突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。伊万诺夫吓了一跳。蔡瑶卿厉声道：“您看错人了！蔡某决不是为了银子出卖祖宗基业的贪婪小人！”

伊万诺夫又改口：“蔡老板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们都是商人。我们谈的是生意。你要是不卖，我们参股，共同经营也行。只要你……”

伊万诺夫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听见祝掌柜惊呼起来：“哎哎哎，官爷，你们这是干吗？”

一队士兵已将茶亭包围。徐升吼道：“给我听清楚了，本官奉督抚之命，捉拿康梁余党，你们都给我放老实点，听从本官查询。”

蔡瑶卿一怔。密探指着伊万诺夫，问蔡瑶卿，这是谁。蔡瑶卿告诉密探，伊万诺夫是俄国新成洋行的老板。

伊万诺夫傲慢地扫视着密探，密探讨好地望着他说：“原来是洋大人！失敬失敬。对不起，我们是奉命办差的。和你一起下船的同伴呢？”

伊万诺夫莫名其妙，他根本没有什么同伴，这时阿廖沙捧着野花走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噢，太有戏剧性了！你们要找的是我吗？”

密探看看他，又转问伊万诺夫：“还有一位给你提皮箱的人呢？”伊万诺夫彻底恼怒了，他没有想到，在中国竟然还有人敢跟踪他们。他正准备发火，阿廖沙却接过话说：“哦，你问的是另外一个男人吧？他也戴礼帽和墨镜。”密探立即转向他问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阿廖沙嗅嗅野花阴阳怪调地说：“先生们，你们的侦探水平太差了！我们不认识他，谁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密探不客气了，吩咐手下抓住伊万诺夫和阿廖沙，要带他们走。伊万诺夫吼叫起来：“这太过分了！蔡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蔡瑶卿无可奈何地摇头，他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伊万诺夫继续指责蔡瑶卿，茶山卖不卖都好商量，他用不着设下圈套来陷害他。蔡瑶卿百口难辩，他知道这肯定是一场误会，可一时半刻也弄不清楚，这场误会缘于什么，那位也戴着礼帽的人是这场误会的起因，只是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除了苦笑，他没有办法让伊万诺夫相信，他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去陷害他。

密探催促士兵们带着伊万诺夫和阿廖沙朝山下走去。伊万诺夫万分生气，他实在不相信，他一向敬重的蔡瑶卿会用这样的方式陷害于他。阿廖沙倒像没发生什么一样，大摇大摆地朝山下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很好！戏的开头很好，很有悬念！”

官兵带伊万诺夫一行下山，上了马车。蔡瑶卿目送着他们，吩咐祝掌柜快走，他要马上坐最近一班船回汉口，他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在他的茶山上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蔡瑶卿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理。